



未能一路狂飙，期待高阶发展

——2025年国产剧之观察与思考

李愚

回眸与前瞻

2025年的国产剧正处于转型调整期，优质内容的长尾效应与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多部作品实现口碑与商业的平衡，成为各自类型的标杆：《沉默的荣耀》以“史笔”般的克制笔触刻画烈士的信仰抉择，登顶年度口碑榜，实现了主旋律创作的艺术突破；《无尽的尽头》凭借扎实的案牍铺陈与深刻的人性描摹，收获了专业领域的认可；《生万物》深耕乡土叙事，聚焦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全网播放量超12亿……

不过，在这些亮点之外，我们更需清醒看到，2025年的国产剧市场亟待一场深刻的复盘与反思。从全民爆款的稀缺、观众注意力的持续分流，到类型创作的同质化困局，行业已站在需重新证明长剧叙事价值、探索全新发展路径的关键节点。当下，娱乐选择愈发丰富、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观众时间日益碎片化，国产剧如何守住核心阵地、焕发新生机，已成为摆在所有从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爆款的稀缺

过去一年，国产剧市场呈现出“供给旺盛，但爆款难觅”的特点。各大平台投入巨资，大制作、强阵容的剧集密集上线，表面竞争依旧激烈，然而，缺少一部能够穿透年龄、圈层和地域壁垒，真正成为全民话题的现象级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定义一整年的观剧记忆与文化气候，例如，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2024年的《繁花》《庆余年2》。全民爆款的稀缺，不仅意味着市场缺乏引领风潮的标杆作品，也折射出当前创作在连接大众普遍情感、回应时代深层关切上仍有提升的空间。

这直观地反映在各种市场数据上。根据云合数据统计，2025年热播剧集均有效播放量突破5000万的国产剧仅《许我耀眼》和《漂白》两部，如果算上2024年12月播出的《猎罪图鉴2》，也仅有三部；集均有效播放量在4000万至5000万区间的国产剧，也仅《大奉打更人》《藏海传》《国色芳华》三部。这份成绩单是近年来的低点，反映出国产剧市场的收缩与观众注意力的转移。

体现观众深度参与度和情感投入的豆瓣评分人数，同样印证了观众的流失。以2023年为例，《漫长的季节》《狂飙》等剧的评分人数均超百万，显示出观众极高的讨论热情和作品强大的破圈能力。而2025年评分最高的《无尽的尽头》(8.5分)，其评分人数仅为10万量级，与往年的年度热门国产剧的评分人数存在数量

级的差距。同时，2025年缺乏豆瓣评分9分以上的顶级口碑国产剧，这表明在创作的锐度、艺术的完成度与人性的勘探深度上，2025年未能出现可以征服最挑剔观众的“神作”。

在播放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部分平台的数据呈现方式也加剧了行业的认知混乱。自2018年相继取消台前播放量显示后，各平台先后推出内部“热度值”体系，作为新的衡量标准。这一本应更科学的指标，在2025年也陷入“内卷”，甚至成为新的“注水”战场。市场上“热度破万”“热度破三万”的捷报频发，但其与实际口碑和大众体感之间的落差时有出现。当数据本身难以真实反映作品影响力时，行业评估体系便面临挑战，甚至可能陷入自证的尴尬境地。

类型的瓶颈

爆款的稀缺并非偶然，而是几大主流类型共同面临发展瓶颈的结果。长期以来作为市场引擎的主旋律作品、悬疑剧、古装剧，在2025年各自遭遇了发展的瓶颈。

2025年的主旋律创作领域，虽然出现了《沉默的荣耀》《无尽的尽头》《生万物》等口碑之作，但即便这些头部作品，也存在“叫好”与“叫座”之间的微妙断裂，从而与全民现象级作品失之交臂。例如，《生万物》中后期部分剧情被指偏离了严肃的乡土叙事，转向了更戏剧化甚至有些狗血的矛盾，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作品整体的现实主义力量和情感凝聚力。

另一方面，市场上仍有一些主旋律作品未能完全摆脱概念化、模式化的创作惯性，依赖于宏大叙事的平铺直叙和口号式的价值传达。那些作品的人物形象往往趋于符号化，情节推进依赖既定套路，缺乏源自生活的真实质感与打动人的情感温度，导致作品影响范围有限，市场反响平淡。

悬疑类型曾屡出爆款，《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漫长的季节》等作品接连引发观众热议，奠定了其市场地位。2025年，国产悬疑剧却整体陷入了“高期待、强阵容、弱反响”的困境。以爱奇艺“迷雾剧场”为例，2025年推出了郭京飞、王千源主演的《漂白》，孙俪主演的《乌云之上》，秦昊主演的《借命而生》，高叶、张鲁一主演的《正当防卫》，陈建斌主演的《暗潮汹涌》，罗晋主演的《目之所及》等多部作品。尽管阵容耀眼，但播出后豆瓣评分多集中在5-7分区间，网络热度和讨论度均不温不火。

创作上的同质化，是一大症结。2025年的国产悬疑剧在创作理念上高度同质化，几乎均采用了“社会派推理”的类型模式，致力于以罪案外壳包裹社会议题，揭示人性的复杂。这本是提升类型深度的有效路径，但在实践中有所走样，流于标签化的议题拼贴。多部悬疑剧不约而同地将女性困境、原生家庭创伤、程序正义等元素作为标签，进行简单叠加与拼贴输出。悬疑的外壳下，是似曾相识的痛苦与愤怒，缺乏新鲜、独特的具体人物命运来承载这些宏大的主题，让

观众不仅审美疲劳，也共情疲乏。

为了营造所谓的高级感和悬疑氛围，2025年的国产悬疑剧十分偏爱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多时间线交叉跳跃、碎片化信息拼图、视角反复转换成标准配置。恰当的技巧能增强悬念，但当技巧本身成为目的时，便构成了观剧障碍，并且因为频繁的倒叙、插叙使得实际叙事进展缓慢，多少给观众带来一种“注水感”。

这一年，古装剧市场同样遇冷。比如，暑期档本应是古装剧引爆热度的黄金时期，然而《临江仙》《锦绣芳华》《书卷一梦》《锦月如歌》《献鱼》《与晋长安》《子夜归》等一批颇受期待的作品集中播出后，市场反响平平。数据显示，2025年暑期档全网剧集总播放量同比下降超过11%，曾经的“流量密码”似乎正在失灵。

症结在于内核的窄化。以仙侠剧为例，《仙剑奇侠传》系列为代表的早期经典，叙事核心是“侠”与“道”，宏大世界观下蕴含着东方哲学与武侠精神，情感线服务于人物弧光与主题升华。而近年的不少仙侠剧，叙事重心收缩为高阶神仙跨越几生几世的恋情纠葛，形成了一套“初见定情—历劫误会—记忆觉醒—终成眷属”的流水线标准，对普遍人性、成长代价与责任伦理的探讨则相对匮乏。在窄小的“仙侠”赛道里，情节只能不断重复误会、失忆、替身、身份对立等桥段进行排列组合，难以提供叙事的新鲜感。

2025年市场表现最好的古装剧，是以《大奉打更人》《藏海传》为代表的男频剧。它们虽能凭借密集的“金

手指”情节、快速的叙事节奏或颠覆性的人设吸引特定圈层，获得不错的商业数据，但与《琅琊榜》《庆余年》这类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深刻交融、塑造了经典人物群像并引发广泛文化讨论的“破圈”之作相比，在思想深度、人物塑造的复杂性和作品的社会回响上存在差距，尚不足以引领古装类型的全面复兴。

国产剧几大主流类型的集体收缩，在本质上反映了创作活力的不足与类型创新的停滞。当类型无法持续提供新的思想启迪、情感体验或美学享受，而仅仅依靠视觉奇观、明星流量和叙事套路时，对观众吸引力的下降便在情理之中。

突围的路径

2025年国产剧面临的挑战——爆款稀缺、观众分流，根源在于内容本身未能满足时代需求。解局之道，终究是要回归创作本身。尤其在短剧以“快节奏、强刺激、强情绪”快速吸引用户的冲击下，长剧更需重新审视并巩固其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它不应与短剧比拼速度和密度，而应在题材的广度、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浓度上构筑更高的壁垒，提供短剧无法承载的观剧体验与深层共鸣。

首先，长剧要拓展题材视野、深化现实关照。短剧受限于篇幅，题材往往聚焦于极致的爽感、反转或情感关系。长剧则拥有构建复杂世界、探讨严肃议题的天然空间，2025年那些出色的作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

尽的尽头》将严肃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议题，与充满悬念的个案侦破紧密结合；《生万物》将镜头扎进广袤的土地，通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深刻探讨了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沉默的荣耀》一改过往部分谍战剧对智谋与惊险的过度渲染，将叙事重心沉入历史档案深处，聚焦吴石、朱枫等烈士在极端环境下的信仰抉择与人性微光，其力量不在于“爽感”，而在于那份基于史实的、沉默而确凿的信仰重量……这些作品提供了超越个人情感波折、更为广阔的社会图景和时代精神，满足了观众对认知拓展和现实关照的深层需求。未来，长剧应勇于突破舒适区，关注那些需要篇幅与耐心才能徐徐展开的、反映时代脉络与社会肌理的复杂故事，这是其立足之本。

其次，长剧要注重内容的深度，进行人性勘探。短剧擅长制造明确、即时的情绪爆点，如复仇的快感、打脸的爽感，但人物的动机和转变往往是功能性的、简化的。长剧则不然，它拥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刻画人物内心的涟漪如何演变为命运的波澜，去铺陈一次转变背后所经历的多重挣扎。长剧应致力于在时间的纵深处，构建起人物可信的内心世界与行为逻辑，揭示道德困境中的度与人性幽微处的光亮与阴影，引发观众对道德、伦理、社会与自我的持久思考。这种由深度带来的精神共鸣和思想滋养，是短剧式消费难以提供的持久滋养。

最终，这一切要服务于一种更高级的情感与精神体验。短剧提供的是高纯度的“情绪快闪”，而长剧追求的应是通过充分铺垫、细腻刻画，酿造出的复杂而醇厚的情绪沉浸。这种浓度，来自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对人物关系变化的细致揣摩，以及对时代氛围的扎实营造。它让观众的喜怒哀乐不是被瞬间点燃又迅速熄灭，而是随着故事的推进不断沉淀、发酵，最终形成绵长而深刻的观剧体验与情感记忆。这正是《人世间》《漫长的季节》等经典长剧让人回味无穷的原因，它们提供的不是几个爽点，而是一个可供沉浸、回味并观照自身的情感世界。

当下，国产剧正经历转型阵痛。2023年开机长剧约170部，2024年约204部，2025年约150部，2025年的数据是近年来的低点。这或许正是行业挤泡沫、求质量的调整期。长剧的突围路径不在于变得更快、更短，而在于坚定地走向更广、更深、更精、更醇厚。当长剧能够持续提供短剧无法复制的、高维度的艺术价值时，它便能重新确立其不可或缺性，将观众从碎片化的消遣中，引回深度叙事的美好之中。挑战固然严峻，但每一次行业的反思与调整，都孕育着迈向更高阶发展的可能。



电视剧《生万物》《沉默的荣耀》《无尽的尽头》海报

读展

“翰墨戏韵”见真章

张立行

戏曲是中国写意艺术的典范。戏曲人物画虽自宋代已开始出现，绘者众多，但真正作为独立的绘画门类登堂入室，广受美术圈的关注，不能不归功于以林风眠、关良等为代表的画坛名家大师的参与。

林风眠将戏曲元素融入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构图之中，其戏曲人物画色彩浓郁，以“西方表现”调和“中国写意”，富于强烈的装饰性。与林风眠同时期的吴大羽、丁衍庸、赵兽，包括至今健在的丁立人也都秉承延续了此一创作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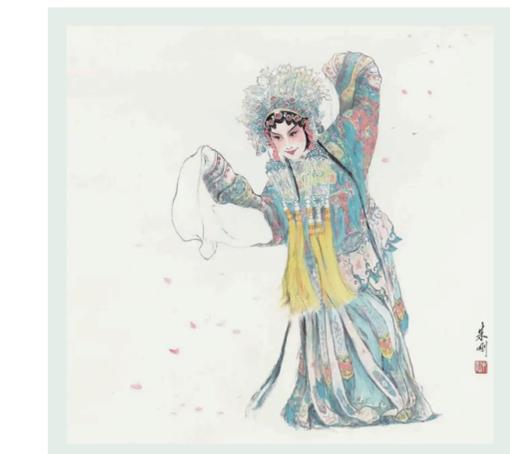
关良为水墨戏曲人物画开创者，笔法稚拙、生动、夸张、重神似而非形似。而后起的高马得、韩羽等戏曲画家也属于“返老还童”的童稚派，“不注重写实，不拘泥笔墨，老树虬枝，疏影横斜，自有暗香，大味必淡”。他们以简为要，不追求对表现对象的真实还原，讲究画面趣味而“得意忘形”。笔下的戏曲人物更多已成为写意的符号，以此与戏曲的虚拟性、写

意性审美特征相贴合。

统而言之，无论是林风眠，还是关良，他们所倡导的戏曲人物画在美学风格上属于现代表现性，并一直是现代戏曲人物画创作的主流。

不过，现当代戏曲人物画的发展并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多元并进、各有其貌。以写实技法再现戏曲人物、戏曲场景的艺术流派，同样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对戏曲人物画的中西融合、现代性表达等也从不同维度有所发展推动，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老一辈如北京的叶浅予、董辰生，上海的颜梅华，中生代如上海的朱刚等，他们各具风格的写实戏曲人物画创作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其中海派名家朱刚以现代写实水墨的手法展现戏曲人物画的精妙和魅力，工写结合，为海派戏曲人物画别开生面。日前，上海海派艺术馆正在举办“翰墨戏韵”朱刚戏曲人物画展，集中呈现了其不同时期的经典戏曲人物画作品，让观众得以沉浸式领略写实水墨与戏曲神韵交融的艺术之美，也为当下戏曲人物画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生动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贵妃（设色纸本）朱刚

朱刚戏曲人物画的核心命题是如何生动、精准地呈现还原戏曲人物的形象、情绪、情感。他接受过严格的西画造型艺术教育和训练，具备扎实的素描功底是他的强项。与此同时，他也

力求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实中见虚，实从虚出，虚实相间，有形但为无形造。他行笔中见笔意，以酣畅的中国画笔墨展示人物的神韵，从中可让观众领悟到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和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以一种折中的艺术姿态，

以中国画以形写神的写意精神，来统驭他的写实戏曲人物画，积极探索将中国画的笔墨意味与西方传统写实绘画语言相融合，推动水墨写实再现性戏曲人物画创作的不断前行。

朱刚戏曲人物画引入了西方绘画对人体结构、比例、透视的精准把握，造型严谨，分寸得当。他又将中国画的线描、笔墨技巧与西方绘画的明暗、体积、质感表现相融合。无论是所绘戏曲人物的面部轮廓、身段姿态，还是衣冠褶皱、刀枪剑戟等，均展示出强烈的立体感和真实感。作品设色浓淡得宜，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时而细腻轻盈，时而刚劲有力。线条的粗细、疏密、轻重和墨色的浓淡干湿的变化，既细腻地勾勒出戏曲人物的形体和神情，又表现了人物的动态和气势，呼之欲出。他往往通过戏曲人物的一个眼神、嘴角、眉宇间的微妙变化，传递出人物的性格、情绪和内心世界。他笔下的戏曲人物或威严庄重，或灵动俏皮，或悲愤激昂，神形毕肖。他所塑造的多姿多彩的戏曲人物之“形”，让观众触摸到中国戏曲的“美”和“神”。

他的戏曲人物画在“形”之上，蕴藏着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当然，那些人物画的外在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也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革、吸收、融汇新元素，不断拓展、转换、发展、创新。

朱刚懂戏爱戏，有一段时间他怀揣铅笔速写本，天天出入剧场的台前幕后。那些戏曲速写，不论是独角戏还是群戏，也不论是局部还是整体，不论是繁复还是简单，都能抓住戏曲表演中精彩、具有表现力的瞬间，以简洁而有力的线条，将演员的身段、姿态、表情等动态特征凝固在纸上。他能精准把握戏曲程式化动作的韵律和节奏，如武生的腾跃、丑角的轻盈转身等，充满动态感和戏剧张力。他的速写线条简洁明快，以少胜多。有一次，他与海派大家陈云冷谈起绘画的线条，他说：我们一般比较多地关注书法的线条、国画的线条，但是往往忽略了速写的线条。速写线条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幅速写的成功与否。而朱刚的戏曲速写，完全可以与他的水墨写实戏曲人物画等量齐观，前者既是独立的艺术存在，也为后者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若说30余年前，朱刚因偶然的工作机缘迈入戏曲人物画创作之门，那么，如今成为海上独具风格的戏曲人物画名家，则是其个人兴趣、审美取向、文化修养、世事洞察与艺术创作能力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他对自身长期艺术创作目标的清醒自觉选择。

当下的戏曲人物画创作正呈现多元并进的繁荣格局，而传统笔墨与当代语汇交融共生，为这一经典题材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